

烟台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董超



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烟台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84170108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1990年2月

本辑编审人员

王晓昆 张 军 张河清

主 编

张 军

副 主 编

张 河 清

烟 台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二辑

*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

邮政编码：264000

烟台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6.25 插图1 110千字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山东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1989) 2—163

定价：3.20



许麟庐近影

1950年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和弟子李苦禅
(右)许麟庐合影



许麟庐在
烟台市博物馆
鉴赏国画
(1983年夏)

目 录

渤海许麟庐·····	张 军 (1)
东牟公学·····	(美) 曲拯民 (19)
黄县公立第一育英学堂·····	于 新 (22)
烟台益文商专·····	(美) 曲拯民 (32)
省立八中之见闻·····	林 宜 范罗宾 (53)
对省立九中的几点回忆·····	田仲济 (68)
忆母校九中·····	马少波 (74)
省立九中的学习生活·····	侯力生 (80)
我在省立九中·····	(香港) 刘雨亭 (85)
我所知道的莱阳二乡师·····	周作卿 (91)
莱阳乡师的抗日救亡活动亲历记 ·····	于 武 (102)
我的母校——莱阳乡师 ·····	位兹泉 (114)
“园丁”的摇篮——莱阳师范 ·····	范罗宾 (127)
沦陷初期的烟台志孚中学片断 ·····	安邦瀛 (142)
省立第六联合中学记略 ·····	刘彦民 (153)
舞台生涯琐忆 ·····	赵俊卿口述 杨衍果整理 (160)

我所知道的烟台“双合班”

……王宝山口述 毛贤君 曲长运整理（174）

烟台皮影戏之兴衰

……张思珍口述 孙杰民整理（179）

黄县新新京剧团之我知

……臧勃然口述 解士攸整理（182）

渤海许麟庐

张军

(一)

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花鸟画家许麟庐，原名德麋（麋系麟的异体字），字玉书，号趾仁，1916年10月19日（农历9月23日）诞生于人间仙境蓬莱的大皂许家。乳名“骆驼”。原来，许麟庐来到这个世界，就爱咪咪笑，老奶奶欢喜得合不拢嘴，拍着手说：“瞧这孩子，笑得多稀罕人儿，就叫乐（骆）驼吧！”麟庐的祖辈以捕鱼为生，祖父长年漂泊海上，却养不活一家老小。当时，族人富户排斥穷户，迫不得已，父亲许树亭只得扶老携幼带着麟庐出走大沽口找口饭吃。初到一家造船厂当铁匠，后来跟几个伙计朋友靠辛勤的努力渐渐成为当时制造磨面粉机器的土专家，继而又渐渐成为不大不小的实业家。而在麟庐的脑海里，幼年时候，人家吃过的果核，扔在地上，他也会贪馋地拣起；别人穿戴棉衣暖袍，他却只能睡在破炕席上作个好梦的时候才能享受。麟庐的父亲有一管刻着彩凤的竹箫，曾成为麟庐幼年的爱物。但对于性格开朗、活泼、豪爽的麟庐来说，那幽幽咽咽、冷冷凄凄的声调，总是不够和谐。于是，他把洞箫的一头钻了个孔儿，竖箫横吹，还是吹不出个欢乐的

曲调，就和小伙伴们到田头地角，屋前房后去捉螽蟴儿，打蜻蜓，蘸蝉，捉鸡赶鸭，抓猫玩狗去了。谁知这些大自然的宠儿日后竟和他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二）

麟庐的姐姐心细手巧，十来多岁就能描龙画凤绣花鞋，年小四岁的麟庐常常看得津津有味，心动手痒，姐姐就指点着让他学着描猫画画，穿针引线。当他看到一朵朵鲜艳的红花，一个个精灵的小鸟，竟在自己手下出现时，真是喜出望外，冷暑皆忘。麟庐尊称这位不识字的姐姐是他第一个“启蒙老师”。就读之后，他从小书铺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爱不释手，面对一幅幅绝妙的画图，他如饥似渴地观赏着、“吞咽”着，他那爱水、爱山、爱花、爱鸟、爱草、爱木、爱大自然一切美好的本能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可能就是所谓天生灵性吧！他一丝不苟地照写，反复认真地揣摩，这本清初编辑的集中国画山水、花卉、草虫、人物的技法之大成的传统巨著，成为他朝夕相伴的第二个老师。

随着家境的好转，靠打鱼度日糊口的一家，期待着后代人识文达字一改门庭。1932年，麟庐受父母之命考上了天津甲种商业学校，穷怕了的父亲希望他能继续改变家道成为经商聚财的帮手。然而大自然的乳汁却哺育他跨入了艺术的旅途生涯，年迈的父亲怎能知道，未成年的麟

庐正在成为庄严艺术圣坛下的虔诚之徒。学校附近，有个小画店，店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然而有位画家的画唤起了他童年的梦幻，画家的名字——白石。齐白石先生再造大自然、再造人间烟火的几幅作品强烈地震憾着他的心灵。麟庐经常夹着书包呆呆地立在白石先生的画前流连忘返。他眼读心记、反复默摹，他甚至弃学而不顾，简直到了入魔中邪般的地步。这时，拜齐白石先生为师的愿望，已在他的内心里萌动了。

1945年10月，麟庐迁居北京，又结识了诸多画友。李苦禅看到他信手挥写的大写意花卉作品，运笔自如，艺胆过人，朦胧中有齐派的风骨和血脉，就鼓动他去拜谒齐白石先生。当时，白石老人为逃避干扰和无聊应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而且已经拒绝收徒。他在大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书“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十二个字。在一首自照诗中他写道：“铁栅三间屋，笔如农日忙；视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墙”。充分反映了老人的心情。1945年12月，当麟庐在苦禅同陪的带领下，同到西城辟才胡同那座安有寺庙铁栅似的老屋门前时，心潮澎湃，又恐惶不安。不料，齐老先生对麟庐的习作颇为欣赏。那酣畅淋漓的笔墨虽不成熟，但完全可以看出具有积年累月临池的绘画基础；那章法布局隐隐透露出隽逸的才气。老人颌首拈须，破例收为“关门弟子”。麟庐虔诚地行拜师大礼，三拜九叩，奉上四样拜

师礼。齐白石正式将麟庐纳入门下，並为他改为现名。自此许麟庐常为白石老人理纸磨墨，不离左右，师生关系笃达至厚，事无巨细，一例对待，直到白石大师仙逝，麟庐为老师扶棺入土。

麟庐齐门学艺不仅得以亲眼见到老师如何绘画写字，而且看到了齐白石轻不示人的许多佳作和画稿。例如，齐白石早期勾勒的荷花、水仙画稿，每一叶的正反面写有“浅”、“深”、“浓”、“淡”、“一笔横抹”等等字样。这使麟庐领悟到齐白石所以能成一代巨匠，正因为他在艺术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齐白石是木匠出身，自称“木人”。有一次他到许麟庐家中，和许麟庐的父亲边吃饭、边聊天，兴之所至，白石老人说：“你是铁匠，我是木匠啊！”站在一边的麟庐听后，心中为之一动，从此在麟庐的画作上多了一方“铁匠之子，木匠之徒”的闲章，以表达他对先严和尊师的爱戴之情和养育之恩。

名师爱高徒。白石老人和许麟庐、李苦禅的感情深似海、高如山。有一次，许、李在老师白石老人家中用饭后，齐老取出两张名贵的乾隆纸，泼墨挥毫，画了两张“荷花倒影”，都是爱生，如何分配？老人望望二人，眯眼一笑，顺手作了两个小纸团，往桌上一扬，让他俩“抓阄儿”。老人看过两人的纸团，把两张画分给了他们。画面绝美，意境绝妙，寻常人难解其中奥秘。

老人给弟子麟庐那张题字是：“问麟庐苦禅便知”。给弟子苦禅那张题字是：“问苦禅麟庐便知”。师生三人相视而笑，师生教学相长，情深谊重，融洽之至。麟庐至今记忆犹新。

“成如容易却艰辛”。麟庐在白石老人的指教下，更加刻苦地练字、读书、临帖、学画，象老师那样，进行诗、书、画、人（品）修养的全面磨炼和提高。

（三）

北平和平解放，许麟庐欢欣不已。政治上的解放，必然带来经济的振兴和文化的繁荣。身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如何为新中国服务呢？他想，办一片由画家自办、自画、自卖的书画店，一来结识南北画派、切磋画艺；二来奖掖后生，继承传统，发扬光大；三来维持生活。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师齐白石和师兄李苦禅，齐、李一致表示大力支持。当时，正值“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徐悲鸿等中外著名画家为呼吁世界和平，画了不少“和平鸽”。因而齐白石挥笔为许麟庐题写了“和平画店”四个大字。那么，画店选址在什么地方呢？徐悲鸿认为要使祖国的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应多辟新的文化街市，西观音寺胡同宁静幽雅，比较适宜。于是，就在那里的一间门面上，内外挂起了三块古色古香的“和平画店”的牌匾。一为齐白石所题；一为徐悲

鸿所题；一为陈半丁所题。名声传出，北京的画家来来往往成为座上客，南方著名画家也经常观光，表示支持。当时南北各家，如郭沫若、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于非闇、郭味蕖、陈半丁、溥雪斋、傅抱石、李苦禅、李可染、钱瘦铁、唐云、关良等等都有作品展出，真是精华荟萃，琳琅满目。一个小小画店俨然成为一个美术博览馆。不仅书画家们常常来此聚会，当场挥毫泼墨，而且一些著名的诗人、导演、演员也常来品画论字。有些青年美术爱好者更把这里作为观摩学习的好场所，有的反复欣赏，终日不去；有的席地而坐，对画临摹。这使许麟庐又结识了许多中青年画友。许麟庐原也曾想自画自卖谋一点经济来源，但那不是他的心愿。建国初期许多画家的生活还不宽裕，许麟庐关心同行，只要他们拿画找上门来，一般都能收购下来，可是当时能买字画的人却很少，自然形成了大批积压。麟庐当时是个十口之家的户主，他的风雨同舟的贤内助王令文女士聪颖贤慧，性情温柔，原是天津省立女子师范名列前茅的高才生，为了支持自己的夫君的艺术追求，倾心相随，甚至把娘家的陪嫁变卖一空支持麟庐，最后将仅存的结婚戒指也交予了麟庐变卖。不仅如此，她还勇于担起了全家的生活负担，令文从给人家带领孩子由一个孩儿到二个、三个直到办起了家庭托儿所，之后又曾开办了家庭缝纫补习班，借以解决生活费用的来源。一对夫妻相

濡以沫，齐心协力，在艺术的海洋中张帆鼓浪。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许麟庐将“和平画店”无代价地合盘奉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之后改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美术服务部，以后麟庐又调到“荣宝斋”搞编辑工作。1957年在恢复老字号铺店的名称时，“荣宝斋”沿用了“和平画店”这一名称。致使这个名噪一时的画店重又出现在王府井的大街上。这一方幽雅别致的文化园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无数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这里仍然是艺术之家，他们联袂进行国画艺术的探讨和笔墨合作，也经常举办老、中、青画家的个展、联展。尤其对青年画家们来讲，这是一块向社会介绍自己作品的园地，如今有些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就是从这个园地走向百花园中的。这个期间，许麟庐还应邀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客座教师，为中外青年学生讲授中国历史、中国画理论和技法。如今受业于许先生的学生，大多数已是当今画坛上的新秀。

（四）

十年动乱的急风暴雨呼啸而来的时候，许麟庐目瞪口呆，他成了反动的牛鬼蛇神。抄家、批斗不一而足。当时的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胡里胡涂地定他为几顶大黑帽子的“死老虎”，押送到湖北咸宁进行劳动改造。麟庐背负着种种编制的罪名的重压和那无形的可怕

枷锁，仍旧对这大千世界，对这绚丽多彩的大自然充满深沉的爱。在咸宁，他象骆驼一样拉车，人们戏称他专拉绳绊儿，叫他“绊儿许”，他还当过“鸭信”，后又当过“猪信”、“牛信”，他总是摇着头笑呵呵地对人说：“我的官越做越大了”。可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四壁悄然，回想坎坷一生，不禁伤心泪下。麟庐是个有血有肉，有骨气又重感情的人，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真心实意的艺术追求怎会落得个反动的牛鬼蛇神，还殃及了他的满门老小？麟庐的老父亲在惊、恐、忧、悸之下一命归天，然而被监管的麟庐既得不到与老父诀别的准允、更得不到奔丧的权力。他的老师齐白石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甚至留世之作也都成了横批竖判的黑画。

1973年，被癌症折磨得生命极度虚弱的75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曾冒着寒风登上数十米高的新北京饭店的十六层楼顶，指示说要请一些著名画家为新落成的北京饭店等宾馆创作一批具有中华文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传统国画。许麟庐也在被请之列。他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以为时来运转，可以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表述一往情深的感情，以效其区区之忠，可以大干一场了。他和画家颜地同志同在北京饭店一个房间下榻。拉开地毯，冲上颜料、墨汁，铺开宣纸，不管春夏秋冬，整整工作了十个月，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洋洋洒洒画了170多幅写意花鸟。

正当许麟庐陶醉在这段愉快日子的时候，山雨虽是没来，却已满楼惊风了。“四人帮”为了处心积虑地加害周总理，把这批画统统搜去，在美术馆开了一个杀气腾腾的“黑画”展览。许麟庐又被扣上一顶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黑画家的大帽子。他画的画列为专柜展出。有一幅还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就是如今北京火车站、迎接国宾的贵宾厅悬挂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许麟庐画辑》封面的那幅构图：一丛荷花、两条鲢鱼。这个构图本是麟庐在湖北劳动时写生的构图，别有用心的，却一口咬定他是宣扬和（荷）为贵（鲢），是蓄意和最新最高指示“要准备打仗”唱对台戏。加上这个罪名，麟庐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麟庐还有一幅《冬令小品》同样引人注目。画中三个柿子一棵白菜。北方的菜农为了使大白菜抱心，总是拦腰捆上一道草绳什么的，画家自然也是如实写照。结果，这幅画被捕风捉影地说成是自我标榜“三柿（世）清白，一生受捆（困）”。这就大会批、小会斗，批他为当过面粉机械厂经理的父亲鸣冤喊屈，发泄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画家仰天长叹：三棵柿子是三世清白，我画五棵构子呢？我画一筐柿子又算几世清白？又做何论？那时麟庐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那年月画什么？画荷花鲢鱼是修正主义的“和为贵”；画两株荷花是“两和（荷）皆友；”画双鱼斗趣是“两斗皆仇；”画泼墨

山水是污蔑形势“漆黑一团”。不画吧，难道就此放弃一生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他让孩子们把门，来了生人挡驾，来了不速之客，通风报信，急忙收藏纸笔。就这样，独自在斗室内不停地画，画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画怡然自得的游鱼，画宁静香远的幽兰。他下定决心让一切有生命的美好东西，经过勾勒渲染，在轻柔清白的纸上都能获得美的再现。他立在画桌旁边忘掉了一切荣辱世俗。当时他的生活费每月只有50多元，扣除了全家的生活费用开支，所余无几。缺了纸、墨，靠好友赠送，生活拮据，靠亲朋接济。麟庐因“和为贵”、“三世清白”挨批之后，“待命”在家。他把自己的老友舒舍予先生生前赠于他的一幅诗书中堂悄悄地挡在卧室中。老舍先生为麟庐所作之诗为：

轻花细叶满林端，
昨夜春风晓在寒；
黄鸟不堪愁里听，
绿杨宜向雨中看。

麟庐每每吟罢此诗，就不由得哼起了京剧“借东风”。

（五）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万物复苏。麟庐虽经大劫，年

已花甲，但精神百倍，他要把有生之年贡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981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用松、竹、梅“岁寒三友”三幅巨画来装饰人民大会堂。这本是周总理生前的愿望，但未及实现，他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当时，麟庐曾找出了他珍藏多年的两张乾隆时期的丈二宣纸，画了一幅长4米的白梅，又画了一幅长4米的荷花，借以纪念他所敬爱的周总理。此时，国务院的主管部门筹办此事。请谁来画“梅”呢？国内一些七、八十岁的画家年事已高，力难从心。于是就请了许麟庐来完成画梅的重任。他反复构思数日后，在北京东方饭店，麟庐把三丈多长一丈高的宣纸铺在一间大会议室的地板上，脱去布鞋，他飘如游云般的在这硕大的宣纸之上、神汇精聚、纵情挥洒，只见一枝枝水桶般苍劲虬曲的主干横天而出，一朵朵碗口大的梅花笑傲严冬。整幅墨梅龙蟠虬结、冰肌玉骨，磅礴凛然、春意昂然。它与南京著名画家亚明的“松”、上海著名画家唐云的“竹”相互辉映，令人赞叹不绝。

麟庐一直珍藏着那管明代的竹箫，郭沫若因此为他的画室题了“竹箫斋”三字，这也是他的画作上一方“竹箫斋”印章的来历。“文革”中，“竹箫斋”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粉碎“四人帮”后，首都画苑万花纷呈，争姿斗妍，“竹箫斋”也空前热闹起来。常常是高朋满座，议论风生。许多画家、书法家、艺术家、京剧